

豪門、霸總、吸血鬼：美國的「微短劇」淘金熱，與一條卷起來的華人生產線

這波由中國模式撐起的淘金熱能維持多久？



2024年7月19日，洛杉磯好萊塢地區一棟別墅民宅，劇組的拍攝現場。圖：作者提供

7 月 15 日夜晚 10 點，一輛黑色的瑪莎拉蒂跑車，安靜地停在東洛杉磯 Alhambra 社區一棟住宅小屋的停車道。一場拍攝正在進行。夏季的太陽幾乎九點才落山，現在天剛剛黑透，這個劇組要加班加點完成夜景的拍攝，預計要一直進行到凌晨兩點。

現場看似沒有特別之處。攝影、導演、燈光、聲音、妝造，一應俱全。十幾名穿着制服背心的工作人員前後穿梭，地面上有數不清的電線。

但視角拉近，會察覺一絲不同尋常：除了演員和導演是西方面孔，幾乎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華人面孔。對講機裏傳來普通話：把光往總裁臉上打。鏡頭外的台階上堆放着喝剩的飲料空瓶：珍珠奶茶、元氣森林、安慕希酸奶。第一副導演是現場最忙碌的人，他拿着一個 iPad 不斷跑前跑後，熟練地在普通話和英文間切換，催促拍攝的進程。

導演正通過兩個豎直的屏幕觀看拍攝畫面，不時和演員開着玩笑。畫面很窄，鏡頭又拉得極近，屏幕上幾乎只能看到演員的臉：男主角是白人，西裝革履，有《暮光之城》男主角愛德華風格的、棱角突出的五官；女主角則是有些混血的面孔，一頭棕褐色波浪卷長髮，眼睛很大，身型嬌小。

「I won't let anything happen to her（女主）！」惡毒女配的計謀被男主角識穿了。這是一場綁架戲碼，男主與男配要開車前去英雄救美。

鏡頭裏，車輛顛簸，車窗外的路燈閃過，打在角色的臉上，再往後退去。鏡頭外，車輛停在原地，一名工作人員舉着一個巨大的燈筒，像馬路街角搖廣告牌的人那樣劃圈，晃動着燈光；另一個人坐在車前蓋上，奮力將車身向下壓再彈起。

每個鏡頭只有 3 到 5 秒。一個眼神，兩三句台詞，「卡！」。大部分鏡頭都是一遍就過，拍攝進行得順利且迅速。凌晨 12 點 45 分，劇組提前完成收工。今晚他們拍完了十幾頁的劇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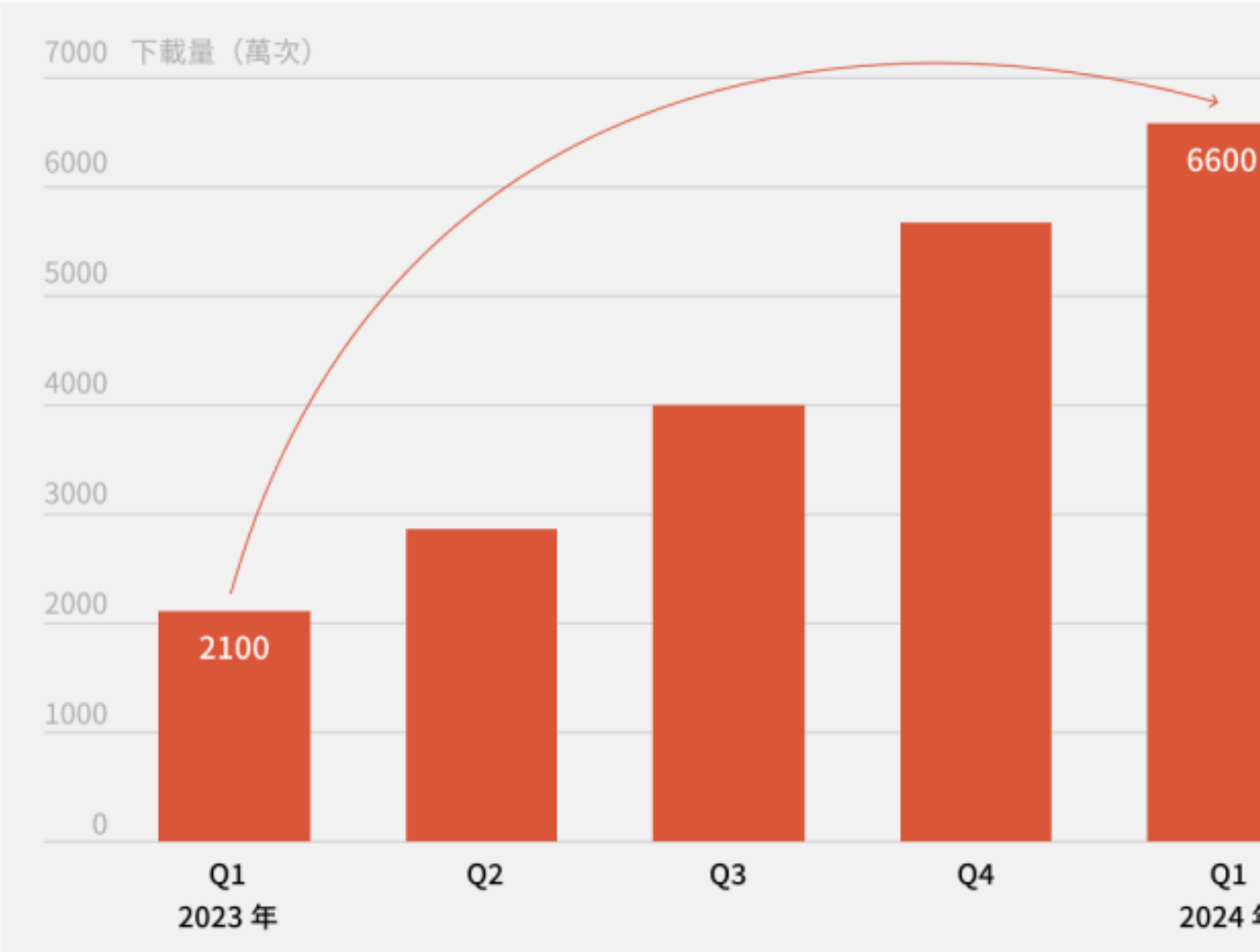
種種細節透露，這裏正在拍攝一部「微短劇」。這意味着它將在未來幾個月內，與數以千計的短劇一起，組成一部完整的劇集。目前，已有超過 80 條這樣的短視頻連貫起來，就組成了一部完整的劇集。目前，已有超過 80 條這樣的短視頻連貫起來，就組成了一部完整的劇集。目前，已有超過 80 條這樣的短視頻連貫起來，就組成了一部完整的劇集。

自 2023 年秋季以來，一股微短劇的浪潮湧入洛杉磯，在好萊塢的視野盲區瘋狂擴張。它用完全有別於本地原生影視工業的方式，極低的成本、超短的工期，還有千篇一律、塑料質感的狼人、吸血鬼或是億萬富翁愛上我的故事，批量生產了成百上千部微短劇。微短劇都有自己的網站平台，用訂閱制的方式進行收費。比如，在當前的頭部微短劇平台 ReelShort 上，你可以花 9.99 美金購買 1000 個金幣，這足夠觀看大概 21 集短劇，也就是大約半小時的內容。而在院線，10 美金已經足夠看一部完整的電影。

這股隱形的魔力將許多觀眾捲入其中。根據 [Appfigures](#) 的統計數據，2024 年第一季度，手機應用商店上 66 個最為活躍的微短劇 APP（應用）帶動了 1.46 億美元的全球消費，比去年同期增長 8000%，是收入最高的短視頻應用 TikTok 同期收入的約 9%，流媒體應用 Disney+ 的約 11%。[截止八月的統計顯示](#)，來自中國的短劇 APP 領跑市場，且大多數頭部應用下載量持續增長，最快的增幅超 4000%。ReelShort 母公司 Crazy Maple Studio 創始人[近期對媒體](#)表示，他們的用戶平均每週願意在平台上花費 5 到 10 美金。他預估，微短劇會在 2024 年成為一個 5 億元市場。

爆炸性的市場： 短劇 App 下載量在短時間內成長 3 倍

2024年第一季，短劇 App 在全球包括 Google Play 以及蘋果 App store 內下載量達到 6600 萬。



資料來源：Appfigures.com

端傳媒 Initium

繼 TikTok 之後，又一超短視頻產品創造了出人意料的成績，在全球電影市場低迷的當下，彷彿一劑迎頭痛擊。Temu、Shein 所代表的，「中國製造」攻佔全球低端市場的神話似乎在影視行業也得到了驗證。神話背後是同一個故事：運用廉價的中國人工，壓縮成本到極致，無限內卷讓每一環節的參與者都愈加疲勞、回報更少。

豪門、吸血鬼、霸道總裁

「美國人寫不出這麼惡俗又讓人上頭的劇本」。

那個坐在車前蓋往下壓的人叫前前。他是影視公司 Production House 8（PH8）的創始人之一，也是技術負責人。在拍攝現場，他就像排球隊裏的「自由人」，在任何地方需要人手的時候隨時頂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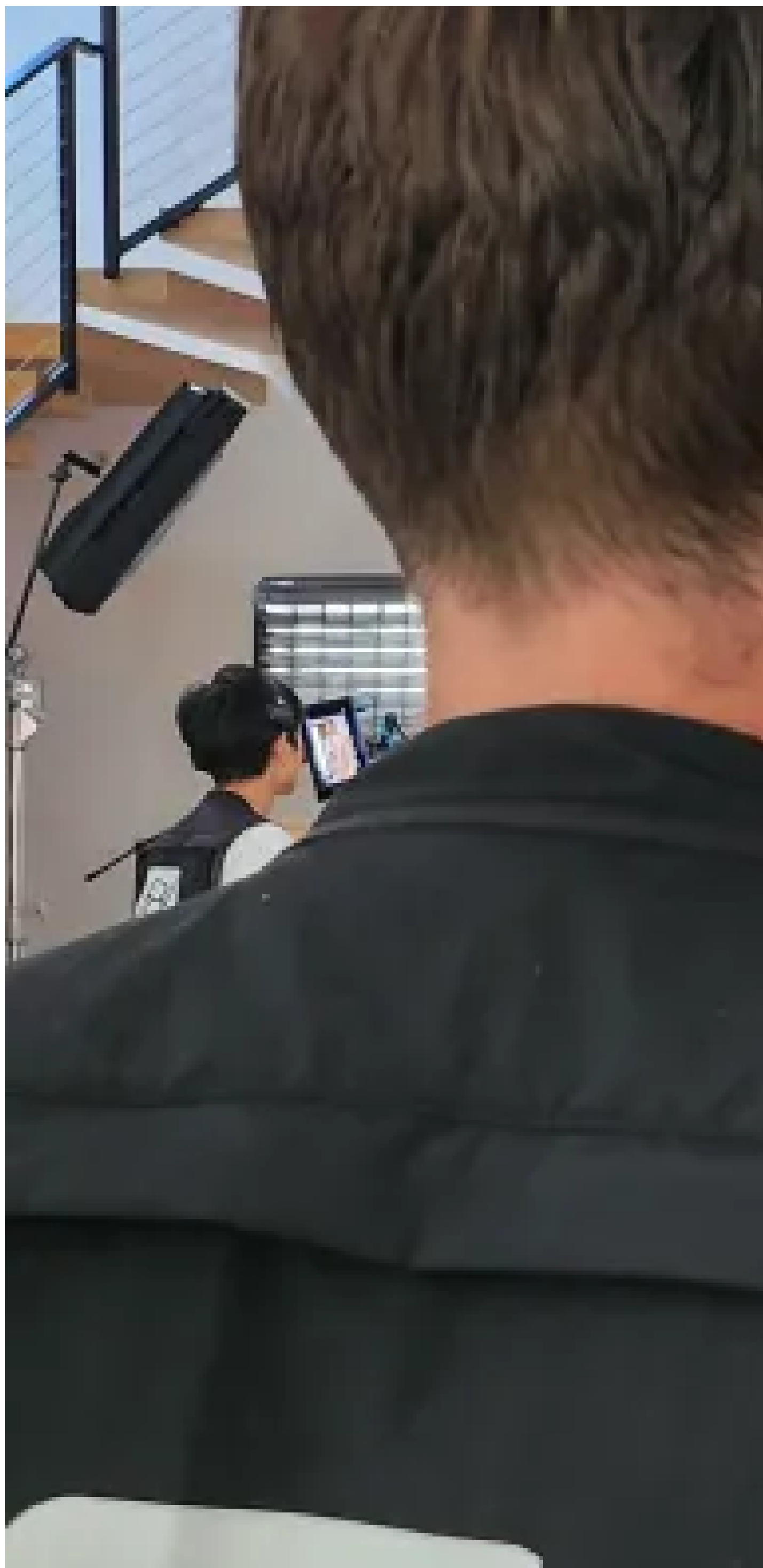
前前來自中國，此前在洛杉磯學習製片。2022 年快畢業時，他跟金融行業出身的哥哥合夥註冊了 PH8，承接各式各樣的拍攝業務。起初，他們承接的大多是商品廣告，直到 2024 年 4 月，他們通過朋友介紹，第一次接觸到了微短劇的項目。

對於前前，微短劇也是新鮮事，他特意跑去朋友的吸血鬼劇組打雜，觀摩學習。「感覺很新穎，主要是，從沒見過把屏幕豎過來拍的。」很快他就發現，屏幕豎過來改變的不僅僅是觀看設備。

過去，電影、劇集絕大多數是橫向拍攝。這更接近人眼的視覺範圍，左右比上下看得到更多，餘光範圍內可以容納大量的信息。歷史上，大熒幕也是往更寬的方向發展，從 4:3 到 16:9。這樣的畫面比例對布景布光的要求都很高，鏡頭語言也有更大的發揮空間。

而微短劇則把 16:9 變成了 9:16。豎向拍攝能包含的信息有限，基本上只能專注於人的身上。大多數微短劇也正是這樣，讓人長時間地佔滿整個屏幕。「所以短劇裏，人的品相要很高，就是要長得很好看。」前前這樣總結客戶的要求。

這種審美下，演技居於次要位置，俊男美女則成為吸引觀眾的核心賣點。微短劇演員有許多都是網紅或者模特出身，藉此突然獲得了擔任主演的機會——這次拍攝影片中的男主角與男二號就是如此，他們原本都是平面模特，在近幾個月才接觸到短劇。幾部戲之後，如今已經在行業內小有名氣。



2024年7月19日，洛杉磯好萊塢地區一棟別墅民宅。劇組導演正透過垂直螢幕監視器。圖：作者提供

這些演員大多演技平庸，讀詞生硬，表演看起來甚至有一絲尷尬的趣味。細膩表達並不是他們的特長，但這並不重要，反而，能夠演得很誇張才是微短劇所看重的。前前表示，「它很需要演員能過度地表達自己的情緒，而且要很願意去這樣表演。」

因為微短劇的精髓在於反轉。為了抓住觀眾的好奇心理，讓人們持續不斷願意為下一集付費，微短劇會在每一集都設置劇情的反轉。也就是說，每一兩分鐘，角色就會經歷至少一次情緒的劇烈起伏。故事因此被切得稀碎，幾乎全部劇情發展都是由對話來推動的。這些故事裏，轉折沒有任何鋪墊，也沒有留白和空鏡，即使是不直接對話的部分，也會讓人物通過大段的畫外音獨白，直接把內心活動念出來。

「它的目的就是要讓觀眾盡量少思考。」在前前看來，這就是微短劇想要達到的效果。如果說電影是要探究和表現真實的、深邃的情感，短劇就是完全的反面。它追求的是純粹的快感。「所有的故事點、人物內心都展現得淋漓盡致，就是為了讓你不需要再花任何心思，琢磨這個角色內心是在想什麼。」

它像是遊樂園裏的過山車，隨着車輛慢慢爬升，達至頂點，觀眾對即將到來的墜落有完全的預期，而他們也正是為了那個墜落和「爽感」而來的。復仇必然會成功，人物必定會相愛，誤會最終也會揭開。

這也被 Edyta 視為「中國模式」成功的原因之一：「美國人寫不出這麼惡俗又讓人上頭的劇本」。Edyta 是一名監製，去年她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，來到洛杉磯讀研究生。她進入這個行業不久，此時正代表平台方跟進 PH8 這部新片的拍攝情況。

她表示，如今幾家頭部的微短劇平台，背後的企業大多原本就是中國的網文公司，有自己的 IP 庫。甚麼樣的故事已經在中國市場上經過驗證，可以成功，他們就把這些故事直接翻譯成英文，再將角色和設定做一些本地化改造。拍一拍就可以上線了。

稍微一對比就會發現，當下流行的微短劇大多與十幾年前的中國網絡言情小說別無二致，同時又吸收了《暮光之城》、《吸血鬼日記》、《五十度灰》這類劇集的設定。只是形式變得更短了。

這樣套路化的霸總文學，給美國的觀眾市場造成了一定的「文化衝擊」。在微短劇的評論區和話題論壇下，人們感嘆「它們確實很糟糕，但我忍不住想一直往下看」，「這個愚蠢的故事沒有任何意義，但我還是看完了」，「天啊……為什麼我這麼愛看這個。」



2024年1月19日，洛杉磯好萊塢地區一棟別墅民宅，劇組的工作人員。圖：作者提供

Edyta 嘗試過按照微短劇的標準來寫完整的劇本，均以失敗告終。她認為這是文化背景上的不同：「我們小時候天天就被這種瑪麗蘇（Mary Sue；指三流作者創作的，人設過於超能的角色）網文和韓劇洗腦的，大家都知道怎麼寫這個東西。你找個小學生或者高中生，天天給自己偶像寫同人文的，可能都能寫。」

有時候，這種劇本讓演員和導演都覺得荒謬。「他們會自己在 set 上玩起來。」加一些劇本裡本沒有的搞笑台詞，心裏知道最後不會被剪進去。「反正也是垃圾，乾脆就大家 have fun」。

Edyta 還看過一場戲，劇情是女主在豪宅中醒來，坐起身後就開始了一大段獨白：「不敢相信我竟然被嫁給了一個陌生人……」。結果講到一半，演員就實在講不下去了，「因為她覺得沒有人會這樣自言自語講一大堆的內心話。」

平台相信，當下微短劇的成功是因為它們滿足了一種幻想。它把爽文與短視頻邏輯糅合到一起，瞄準了一個好萊塢不屑一顧的「低端市場」——這些劇集的絕大多數受眾都是美國中部和拉丁美洲步入中年的女性。她們已經結婚，很多人是家庭婦女，平時呆在家中，但也有強烈的情感需求。就像 20 世紀下半葉的浪漫小說一樣，這個群體被言情文學的最新產物又一次俘獲。

這也是這些平台不遠萬里也必須來到美國進行製片的重要原因之一，他們需要美國的演員來給受眾群體代入感。雖然亞洲也有許多西方的平面模特，但他們大多為東歐面孔，很多人英語說得不好。

這種幻想當中，性別覺醒和政治正確的一套是沒用的。Edyta 記得，在某一次選角過程中，有人提議了一位拉丁裔的演員。結果高層果斷拒絕了這個提議，並且表示，「一定要白的」。他們相信，短劇的火熱正是因為它跟好萊塢反着來。好萊塢搞政治正確和多樣性，而短劇就「白得要死」，「極其惡俗」，且只用超級漂亮、身材火辣的人。不僅如此，很多劇集還包含了大量的擦邊畫面。

過去，Edyta 以為只有中年女性喜歡這套東西。直到有一次，她一個加拿大的朋友發私信來問，有沒有某個短劇平台的賬號，可以借來看某部短劇。「當時我第一次意識到，好像年輕人也會對這個東西上癮。」

搶灘攻佔低端市場

Edyta 2023 年來到美國讀研究生課程。她見證了這股「淘金熱」是如何涌入洛杉磯的。

2023 年年底，在一個業內人士的社交局上，她第一次聽說了微短劇。當時，一位與會的女生自我介紹說，自己在一家名為 ReelShort 的公司，做一種叫短劇的東西。「當時在場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。」Edyta 回憶。連那個女生自己都表示，這種瑪麗蘇套殼的故事，不明白美國人為什麼會喜歡，但總之它的反響很好。

在這僅一兩週之後，有關 ReelShort 的報道釋出，微短劇躍入大眾視野。報道中提及，在當月，也就是 2023 年 11 月，ReelShort 的 APP 登上了手機應用商店的榜首，半個月內收穫了190 萬[下載](#)。這是一個驚人的財富故事，自 2022 年 8 月推出截止當時，ReelShort 的總下載量達 1100 萬次，產生了 2200 萬美元的淨收入。



此後，《經濟學人》、《紐約時報》先後報道的 ReelShort 的爆火，並無一例外地強調了一件事：ReelShort 背後的投資方是一家中國公司。

一時間，洛杉磯所有學影視的華人都開始討論微短劇。連國內久未聯繫的本科同學、老師、創業的朋友，都跑來問 Edyta 有關微短劇的事情。

此時，Edyta 在北京的一位師哥入職的遊戲公司也開始布局短劇，開始尋找合適的劇本與製片團隊。他邀請她加入，一面幫助公司監督製片公司的拍攝狀況，一面尋覓自己喜歡的劇本，從頭打造劇集。能夠拍自己選擇的劇本，這一點深深地吸引到了 Edyta，她開始邊讀書邊做這份監製短片的工作。在片場上，她需要跟進拍攝進度，監督拍的內容是否夠用，質量如何，有沒有按照劇本走，然後反饋給平台。

2024 年五六月份是她眼中整個洛杉磯短劇行業最為蓬勃的時候。中國企業傾巢而出，不論原本是做什麼產業的，如今都想在微短劇上分一杯羹。他們瘋狂尋找製片公司，出產劇集。那時，只要打開應用商店，輸入短劇，一時間會蹦出無數名稱與商標極其相似的平台，讓人眼花繚亂。

「就在現在這間酒吧。」Edyta 指向身後。這是一家唱片雞尾酒吧，空間不大，隱匿在西好萊塢一間披薩店的二樓。當時她就坐在這裏，與一位朋友吐露做短劇的壓力，突然留意到身後坐了一整桌中國人。仔細一聽，發現他們都是國內各個企業，比如優酷，派來洛杉磯做短劇的。他們在公司的要求下顯得焦頭爛額，其中一個人表示，自己最近忙的要死，一個月要上線 15 部新片。

上線於 2020 年的短視頻內容平台 Quibi 常被拿來與 ReelShort 相對比。同樣是提供手機端的視頻娛樂，Quibi 大張旗鼓地從好萊塢產業、各大影視娛樂公司籌集了 17.5 億美金投資，試圖用一線的演員和製片，好萊塢級別的影片質量打入移動設備的內容市場。結果下場慘烈。上線不到一年，Quibi 就崩盤倒閉，宣布關停。

與之相比，以 ReelShort 為代表的這一波新的短視頻平台，則選擇了完全相反的一條路：廉價不知名的演員、套路化的劇本和粗濫的製作。這些平台的最核心戰略是節約成本，以量取勝。

他們並不指望這些短劇每一部都成為精品，他們賭的是其中一部能夠成為爆款，帶來遠超成本的收益。





微短劇「是你多好」（I Wish It Were You）劇照。圖：網上圖片

2024 年4月，前前所在的 PH8 拍攝的第一步微短劇「是你多好」（I Wish It Were You）在微短劇平台 DramaBox 上線。這部劇集有 78 集，總時長一個半小時，花費九天拍攝完成，總製片成本不到 14 萬。「片子講述了女主 Isabel 被家庭安排與一個名叫 Jared 的男人結婚，婚後二人從未直接見面，無法認出彼此相貌。過程中，她發現自己愛上了自己的億萬富翁老闆。而她的老闆，竟然就是她未曾謀面的丈夫……」。

這部劇集在上線後獲得了驚人的成績，平台在 [YouTube](#) 上釋出的 20 分鐘片段迄今已經收穫超 500 萬的點擊。劇集在各大影視評分網站上都擁有條目，在 IMDb 上有 17000 多人標記了收藏。出演該劇集的男女主演也因此聲名大噪，成為了短劇行業的明星，此後又出演了多部微短劇。「身價提高了兩三倍吧。」前前估計。

在此之後，PH8 在短短四五個月內又拍了六部片子，其中四部是「是你多好」風格的浪漫喜劇，還有一部的題材是虐戀，一部是復仇。他們乘上了這股製片熱潮，不斷地有平台來找到他們，想要拍「跟『是你多好』一樣的東西」。

紙箱造夢

一部微短劇的總時長通常能達到一個半小時，接近一部長篇電影。但它的成本還不到後者的十分之一。每部劇的預算大約僅 15 到 20 萬美金不等，有的甚至能達到 10 萬以下。「你根本想象不出來說，這個預算怎麼能把一部劇給拍出來。」Edyta 對此也感到難以置信。

這道出了中國企業通過微短劇在這個市場真正開創的東西，不是狗血劇情，而是遠低於行業標準的生產模式。

壓縮工時是最簡單的壓縮成本的方法。以往一部長篇的製作週期都是以季度甚至以年為計算，而微短劇從籌劃到出片，大部分只有兩個月。

微短劇平均一天拍攝的劇本在十頁以上，多的甚至可以達到十四到十五頁。這對影視拍攝是難以想象的。前前表示，「比如我們拍短片，一天可能拍三頁就已經很多了。」每一天的拍攝都十分緊湊，沒有來回調整演技的時間。很多時候，演員能把台詞說完整，一條就算過了。

對於前前這樣的製片方，節約成本是製片工作最核心的一部份。

好在對於爽文劇本，鏡頭需要表達的信息通常非常簡單：一個人說話，緊接着另一人開口。鏡頭打向他，再反打到另一人的臉上。而且兩個畫面常常是一起拍攝的。

第一次看到時，Edyta 覺得很驚訝，「天吶還能這麼拍」。傳統橫屏因為角度限制，為了避免機器入鏡，一般會先拍攝一個角度再拍另一個，有時還加個遠景，加個特寫，演員就得跟着演很多次。豎屏則脫離了這種限制，「兩台機器同時拍，然後所有素材一遍過，最多兩遍過」。

拍攝時的布光是達成畫面效果的關鍵。微短劇有一套自己的審美原則，打光的時候要打得很亮，像是人像攝影一樣；妝容上，女主的膚色要偏白且柔和，不能看起來尖銳硬朗。前前研究出一套打光的套路，不管怎樣的場景都可以套用：沿着一百八十度的軸線三點曝光，左前、左、右後，這樣能讓人凸顯出來，看起來又很明亮柔和。「就可以拍了」。

布景則沒有那麼重要，因為畫面很窄，工作人員站得離鏡頭很近也不會穿幫——在夜景戲三天後的一場拍攝中，惡毒女配要把一杯水潑到女主的身上。開拍時，一個工作人員蹲在一旁，等台詞到了，就把水遞上去——鏡頭只要稍加轉動，就能看到這個客廳裏其實根本就沒有可以放置水杯的地方。

0:00 / 0:16

在微短劇的拍攝現場，這樣「偷樑換柱」的操作比比皆是。

有一些微短劇劇本裡十分常見的經典橋段，並不符合劇組的實際拍攝條件，「比如車輛墜崖，重大車禍什麼的，經常會出現在這些故事裏。」這時，他們也要研究如何使用一些手段將它們表現出來。

他們拍攝的第一部劇中就有這樣的橋段，女主在過馬路時被車撞到。他們採取的方法是用長焦鏡頭拍攝，讓女主站得離鏡頭很近，而車子則在遠處。這樣一來，兩者在同一平行線時，畫面中就看起來彷彿離得很近，「其實是有五十米開外」。此外，在她轉頭看到對面的車燈時就切掉畫面，緊接着加入一些剎車、車輛碰撞的聲音，通過剪輯來暗示表示車禍已經發生。

劇組還經常將一個地點作為多個場景來使用。比如，一家餐館，臨街的座位可以作為咖啡館，屋內光線較昏暗的卡座可以當高級餐廳，門口的人行道則能拍一條街道戲。製片會盡量把一個地點的用途角度使用殆盡，「前期安排劇本的時候，會盡量保證每個地點最少有十頁劇本的量，這樣才能保證這一天是不被浪費的。」

那場夜景戲的跑車也被用於拍攝了好幾個不同的車內場景。「車的內飾都是黑色，你其實看不出來是誰的車，那輛車，或是什麼時間。」前前表示。唯一不同的，只是更換了掛在後視鏡上的車載香氛片，來示意地點的轉換。

低預算讓他們無法負擔最先進的特效手段。「好萊塢這邊，只要你想要，爆炸、打戲，什麼樣的場景都能做，但特效設備都是天價。所以我們就只能用一些特殊的技巧去儘量滿足甲方的要求。」

比如那場開車戲，對於預算充足的劇組，拍攝行駛中的車輛通常會選擇在棚內進行，用三面 LED 屏幕來模擬室外環境，不斷後退的街景。車輛的顛簸也會用一個更省力的槓桿設備來進行，而不是活人。但由於微短劇的鏡頭拉得夠近，就可以巧妙地用人工打光和壓車前蓋的方式來達成相似的效果。

用一些「土辦法」來實現場景效果，某種意義上似乎回歸了電影業徒手造夢的本質——但稍有觀影經驗的觀眾一下子就能辨識出質量上的差距：女主被綁架的車與男主前去營救所坐的實際上是同一輛車，人臉上閃過的「街燈」晃得十分生硬，鏡頭角度大多時候都固定不動，顯得很死板。

0:00 / 0:15

工期過短導致的另一結果是，劇組可以找到的場地非常有限。洛杉磯電影協會對拍攝場地有嚴格的使用規範，涉及公共場合的拍攝需要去跟當地政府辦理許可證。這個過程既需要金錢，也很耗費時間。以短劇的籌備週期，能申請到的許可證很少。因此，一些在中國影視劇中很常規的場景，比如說商場，洛杉磯的劇組卻很難拍到。

如果看的夠多，觀眾就會發現，同樣的酒店、醫院或是公寓的場景會在不同的短劇劇集中反覆出現。洛杉磯中國城一帶有一家喜來登酒店，就在短劇圈內出了名，由於經理好溝通又價格合適，很多劇組都會選擇在那裏的大堂拍攝酒店相關的劇情。

這樣的場地可遇不可求。網絡上有從業者評價，「整個洛杉磯物美價廉的大城堡、大豪宅都被短劇劇組訂完了。」

中國從業者撐起的廉價生產線

加班加點一天工作16小時，似乎是「中國人之間才能默許流通的工作方式」。

微短片產業的崛起時間，恰逢好萊塢自 1960 年以來最大的一場行業罷工。這場曠日持久的罷工自 2023 年年中一直持續到年末，行業內的編劇、演員聯合起來，與影視公司展開薪酬談判，爭取自身權益。

這是美國近年來勢頭上漲的勞工運動的一部分，越來越多人選擇站出來爭取薪資合理、可持續的工作環境，且獲得了一系列勝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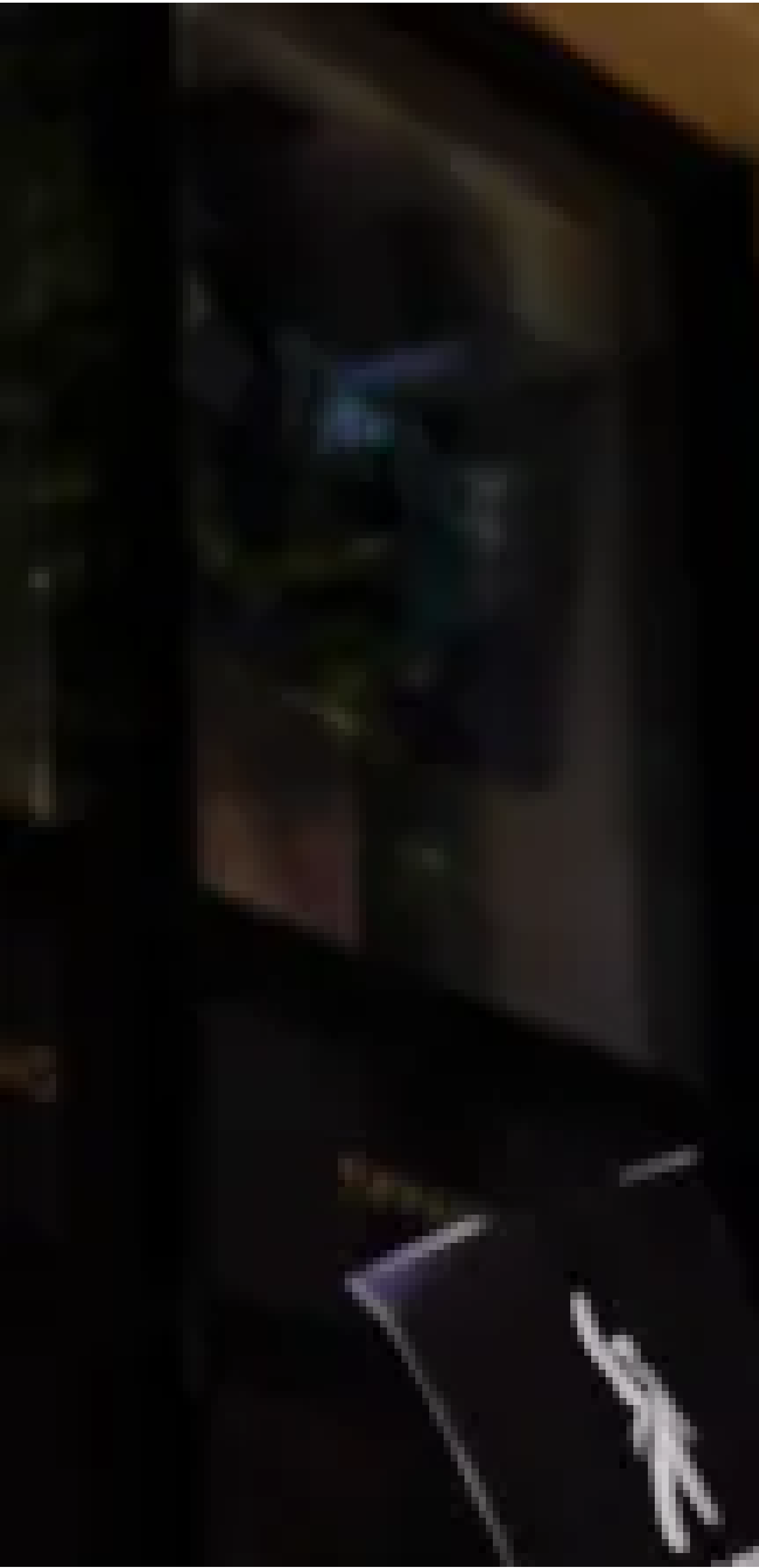
但微短劇沒有受其影響。不僅如此，許多工會外的從業者因影視行業停擺，而不得不選擇接微短劇的工作中來維持收入。Bridget Ling 就是那時候接觸到微短片的。她是一名自由職業剪輯師。2023 年年底以來，她總共經手過六部微短片的後期工作。她代表了一大類在這個時間進入到微短劇行業的從業者，中國人，大多剛畢業不久，沒有全職工作和與之而來的穩定簽證，在物價飛漲的洛杉磯嘗試維持著收支的平衡。

她表示，從一開始，微短片的工作相較於正常的影視製作就給得更少——大概只有普通電影的十分之一。但由於對製作的要求也更低，一些人仍然認為這是具備性價比的工作。但如今，這種性價比對普通從業者越來越不具備吸引力。

首先，Bridget 很快意識到，微短片雖然要求簡單卻很棘手。由於前期製作的低質量，演員「演得稀爛」，素材的文件格式也時常不遵循行業上下游的交付標準，導致後期工作變得更加困難費時。

大多情況下，洛杉磯影視工業的排期會跟着工作日的時間走，一天 8 小時工作量，並繞開週末和假期。合同約定之外的工作量，則會被視為加班支付相應的報酬。「美國人是很守規矩的，他讓你改，一定會給你錢。而且這邊加班費是 1.5 （倍）。」

但微短片的工作環境似乎默認加班加點才是常態。在給微短劇做後期時，Bridget 經常被要求義務加班，週末加班。「他認為你就該一天工作 16 個小時。」



2023年6月18日，一名華裔留學生在洛杉磯的Warner Bros. Discovery和Netflix辦公室外高喊口號。攝：Mary Altaffer/AP/路透社影像

由於其週期性，洛杉磯的微短劇行業通常依賴流動用工來運行，工会的抗爭與長久以來形成的工作共識讓從業者可以受到保護，並且擁有一定的話語權。

但微短劇的模式是存在於這個共識之外。Bridget 曾在深夜凌晨收到過來自甲方的改動要求，並被要求立刻執行，不回覆對方就直接打過來，連撥數個電話。她直言，「幹微短片幹得比別人快」。

她感覺到，這似乎是一種在中國人之間才有的工作方式。「外國人不吃這一套」。Bridget 曾與外國人室友共同為一部劇集工作。對於加速趕工做改動的要求，她發現，影片從美國拍出來之後，不是每次都直接來找她。有時她會去劇組現場跟組，她也觀察到，面對無理要求，本地的工作人員也會直接提出來，甚至選擇走法律程序。

沒有行業標準導致競爭激烈，工作節奏也越發艱難。「比如說我這次這個工作提前完成了。製片方不會覺得，哇你很厲害，然後很感激你。他們會覺得，原來可以這麼快。」Bridget 說，「這整個流程都砍得更短了。」

隨著更多平台涌入，製片方之間的競爭也越發激烈。Edyta 表示，高壓之下，很多平台已經無所謂製片能力，只是把洛杉磯所有的製片公司放到一起，誰的報價最低就選誰。即使如此，他們也必須進入到微短劇的賽道上，有的製作團隊甚至寧願自己墊錢也要拍一部出來，好在市場上有個履歷。

成本變得更低，對劇本的修改也更苛刻。起初一部片為後期預留的時間一般為一個月到大週，現在普遍是兩週。

與 Reality Short 的全職模式不同，目前洛杉磯絕大多數委託製片公司製作，人員均為合同工，按件計費，一口價而非按照時薪。這意味着像 Bridget 這樣的剪輯必須找他人共事，很多工作要在短時間內完成，平攤下來，一個項目的收入比之前更少。剪輯一部片子的收入從起初的 2000 美金降到如今的 1500 美金左右。

逐漸地，一些無法負擔高昂房租的獨立製作公司，轉而開始到大學裏僱傭廉價的學生工，其中有大量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或是新晉畢業生。他們難以進入真正的好萊塢圈子，但微短片行業的 O1 簽證。與需要雇主擔保的 H1B 不同，O1 是針對創意行業從業者的特殊工作簽證，需要通過工作成果作為申請的依據，並且這些工作必須與申請人的專業一致。

好萊塢是美國夢的一種，它吸引人們來到洛杉磯逐夢，追尋在影視行業有所作為。但這同樣是個門檻很高的行業。對於本地人，即便找不到影視劇行業的工作，也可以先打別的工，像《愛樂之城》裏 Emma Stone 飾演的女主角一樣，邊在咖啡店兼職邊去試鏡。但對於留學生，時間就像沙漏裏的沙子，每一天都是倒計時。

尤其是在罷工的影響下，畢業生普遍找不到工作。微短片的工作成為了這些學生的救命稻草，因為它的製片速度遠超常規制作，這讓他們可以輕鬆在一年內就有三五部作品產出。但這也意味著他們沒有任何議價能力，不得不接受很低的薪酬。

「土生土長在這裏的人，很明顯就會知道薪酬太低了。但留學生，大部分是華人留學生，不會因此就拒絕掉。」Cynthia Chen 說道。她是一名調色師，已經在行業內有八年的工作經驗，她現在在洛杉磯擁有自己的後期工作室，為許多獲獎影片做調色、剪輯等工作。「但我能理解。我也是華人，（以前）也是留學生，從語言、身份到社會關係，（留學生）本身就是弱勢的。」

從去年到現在，Cynthia 陸陸續續接過一些微短片的後期工作，有一些是出於朋友幫忙。很快她就發現包攬後期「太虧了」。她開始只接調色的工作。同時，她會跟對方設置界限，設定好調色與修改的次數，「因為他們預算少，就沒有辦法給他太多的精進的空間。」

有多少錢，做多少事，這是這個行業內的共識，也是保護雙方的權益。但對於一些剛畢業的學生來講，他們沒有這個周旋的能力，「他沒有能力判斷說，是不是我被壓榨了。所以說直白點說，就是會累死。」

「我看好幾個項目，他們為了趕 deadline，六個剪輯同時在微信裏面，工作到凌晨三點五點，然後我隔天早上起來，一開微信發現這幾個小孩還醒着，沒有睡。」



2024 年7月19日，洛杉磯好萊塢地區一棟別墅民宅，劇組的工作人員。圖：作者提供

這波淘金熱帶來了什麼

微短劇的這場旋風來得快，降速得更快。

幾個月前 Edyta 在酒吧遇到那群中國人，當時她還上前自我介紹，雙方加了聯繫方式，互相寒暄，期待有未來合作。結果過去沒多久，她就得知，優酷放棄做短劇了。她能感覺到，在最初的試水後，大家都在重新考慮短劇這件事，「現在這些平台，我估計到年底百分之七八十要倒掉。」

Bridget 看到一些團隊，尤其是成本預算在 10 萬內的片子，已經開始轉回亞洲製作，選擇讓演員飛到亞洲來節省成本；Edyta 則知道，在洛杉磯之外，紐約、亞特蘭大，甚至澳洲，現在都有拍微短劇的團隊，「總之就是哪兒有中國人去哪兒。」

Cynthia 認為，微短劇能在短時間內崛起，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。罷工讓市場上有大量的閒置廉價勞動力。但隨着工會與企業達成協議，影視產業重新開始投入運作，更多工作機會讓從業者的選擇更多，議價能力更高，這樣的低成本製作會變得越來越困難。

微短片的熱潮席捲而過。在以零工為主的市場內，它對於焦慮的從業者曾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但它從未被視為真正的作品，「只是我用來付房租的工具」，「我都是化名來做」，「如果有人把它放上我的 IMDb，我會把它刪掉」。

在 Bridget 看來，微短劇從未真正地衝擊到這個行業，受到負面影響的只是產業內的邊緣人，尤其是中國學生。他們在一開始享受到了這波風口帶來的紅利，似乎非常幸運，在實習經驗都沒有的時期，已經有了收視百萬的微短片作品。但她看來，這些小作坊履歷並不受傳統影視行業的認可，他們也並不具備真正的工作經驗，風口過去，隨着從業者回去參與行業內更受認可的項目，但這些學生會處境艱難。

「履歷一看，之前都是拍豎屏的，大家就懂了。如果是我的公司在招聘，我不會面試他。」Cynthia 直言不諱。

因為工資太低，產業內有資歷的人不會去做微短片，導致畢業生一開始就沒有處於正常的產業環境中，從這些工作中獲得的經驗受質疑；與此同時，微短劇製作還時常會缺漏環節，或是流程倒置，導致用工成本增加。「比如特效永遠是要在調色前面做，但他們的流程是反過來的。」在 Digital Domain 供職的資深特效師老孟這樣表示，「我跟他們說這樣行不通，會出問題，他們還不願意（改）」。

Cynthia 沒有武斷地否定豎屏短片的未來前景。她感到影視市場正在震盪，人們因為新技術和媒介的出現而感到不安很正常——去年的大罷工就很大程度上源於對 AI 參與產業的焦慮。更重要的可能是，一個新媒介出現後能否向上發展，並帶來穩定的、長期的工作崗位。

因為影視產業是一個創意行業，「能做這件事情的人越少，越不容易被替代，議價能力就越高，這是最基本的」。這需要建立在行業整體要求高的基礎上，如果甲方本身對質量標準很低，換誰都能做，又沒有行業標準的保護，從業者就會處於一個很脆弱的境地。

但現在看來，絕大部份平台都只是想複製 ReelShort 的成功，賺個快錢就走。

在 Edyta 的理想中，短劇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。它永遠不會替代長篇，但有可能成為很好的零食。她也正是因此被吸引到短劇行業。那時，帶她入行的師哥告訴她，同質化的內容觀眾總有一天會厭煩，他想要用短劇的形式去講述一些新的題材，比如恐怖、懸疑，甚至是同性。「那時候我還是很憧憬的。跟身邊的人說，大家也都覺得很興奮。」

但現在看來，更多的資金投入、平台試錯的意願、更精良的團隊，這些讓行業向上發展的必要條件都不具備。「後來發現，哎，還真沒有人願意嘗試新的東西。這麼大一個市場，其實就是一個類型，就是浪漫愛情。不管是狼人、吸血鬼、豪門，本質是一樣的。因為只有這個套路是經過驗證的。大家不願意去冒險，跳出這個類型。」

後來，Edyta 的師哥在內部競爭中失利，被迫離開了這家公司。而她也從原本的部門被調離到另一個部門。之前她一直忙於開發自己的本子，聯繫導演、編劇，構思故事，如今的工作只剩下跟組。「我還挺懷念以前忙的那段日子，能發揮一下我的創意，其實有幾個本子我都覺得不錯，但後面都沒有做起來。」

對於微短劇的形式，前前抱有更樂觀的期待。相比於做廣告，拍微短劇的回報率並沒有那麼高。他們願意接這麼多項目，「是因為我們相信這是有未來的一個產業」。在未來，他們還希望能夠自制微短片，放到平台上賺取廣告收入。

今年三月以來，市場上對微短劇的需求變得更大，要求也更高，不過內容仍非常缺乏多樣性。但他也看到，一些平台正在零星嘗試新的東西。除了吸血鬼、狼人、黑手黨、浪漫愛情這四個大類，「現在多了一個，穿越。還有耽美。」

閒餘的時候，前前會寫寫自己的劇本，未來他想要做導演，拍自己的長篇。他十分清楚，微短片對他的導演能力不會有任何的幫助，迄今為止他都沒有作為導演，參與過公司的任何製作。「可能大家的職業發展都有一個常規的軌道，（做短片）多少會有點把你拉離開。所以不能一直拍短劇。拍一陣就需要休息一段時間，好好思考一下自己想做的故事。」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[端傳媒編輯部](#)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